



谭冰若先生 纪念文集

TAN BING RUO
1924—2014

主 编 杨燕迪 副主编 赵维平 孙国忠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谭冰若先生纪念文集

1924—2014

主 编 杨燕迪
副主编 赵维平
孙国忠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谭冰若先生纪念文集 / 杨燕迪主编.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566-0122-6

I. ①谭… II. ①杨… III. ①谭冰若(1924—2014) - 纪念文集

IV. ①K825.7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7816 号

书 名	谭冰若先生纪念文集
作 者	杨燕迪
责任编辑	李 绚
封面设计	徐 炜
出版发行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汾阳路 20 号
印 刷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83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6-0122-6/J.1108
定 价	50.00 元
出 品 人	洛 秦

本社图书可通过中国音乐学网站 <http://muiscology.cn> 购买



我在别格、另类中度过一生，
难以为范。
但这里有无数闪光的事物和瑰宝，
能让你们得到启发。
阳光、大地、碧波、嫩草，会让你联想宽容与大爱。
告别时要放声高歌，顿足开怀大笑，
别忘“把快乐洒向人间”。
保尔的话“人的一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对我不无遗憾，
对你们却是临别的嘱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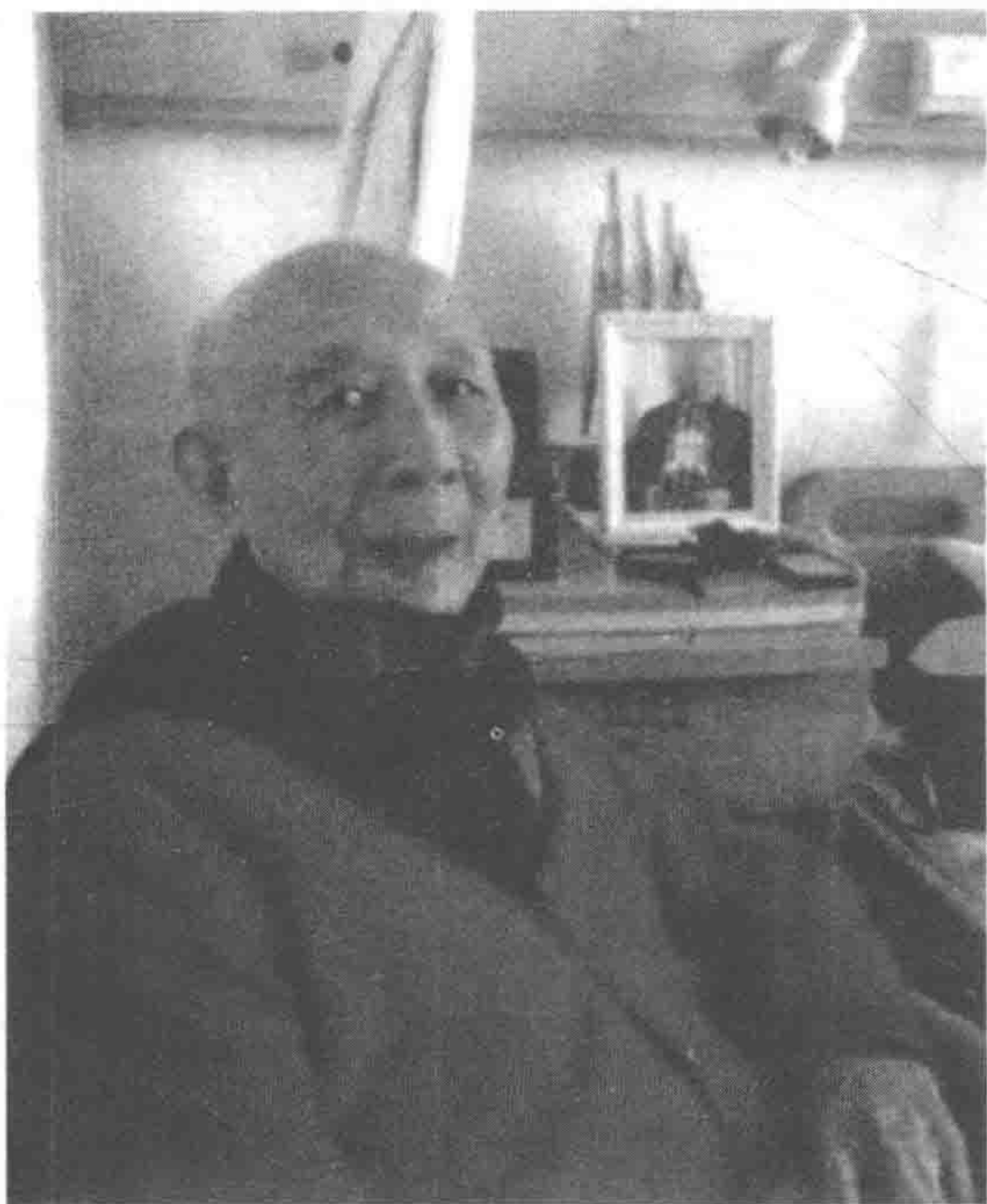
——谭冰若先生墓志铭



在工作室（2011年）



在书斋整理照片（2012年）



在徐汇区中心医院（2013年）

谭冰若先生生平

(1924—2014)

谭冰若先生 1924 年 8 月 24 日出生于广州市。20 世纪 30 年代分别就读于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小学和附属中学。1942 年 5 月至 1945 年 6 月在日本国立东京音乐学校声乐系学习。毕业回国后,在南京从事声乐与钢琴教学。1947 年 9 月考入国立音专作曲系。入校后,积极投入爱国学生运动和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护校斗争,为新中国成立后完整接管学校作出了贡献。1951 年 9 月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西方音乐史和音乐名作鉴赏等课程的教学。1978 年评为副教授,1986 年评为教授,并先后担任音乐学系副系主任和系主任。1994 年 8 月退休。谭冰若先生 1983 年在上海音乐学院加入民盟,1985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谭冰若先生于 2014 年 11 月 15 日于上海逝世。

谭冰若教授从教半个多世纪,是一位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培养了众多音乐人才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他的优秀教学成果在国内同行中享有盛誉。谭冰若先生长期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外国音乐史》课程的教学,是我院自 1949 年以来从事这一课程教研工作时间最长的教师之一。他在长年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是担任共同课教学还是高年级学生专业课、论文写作、硕士研究生指导课,他都认真备课,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安排教学内容,很受学生欢迎。2000 年至 2001 年,谭先生与他所在的音乐学系西方音乐史教研组的《西方音乐史论教学研究》荣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和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谭先生 1986 年接续钱仁康先生担任音乐学系系主任,为我国音乐学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上音音乐学系因钱仁康先生和谭冰若先生的先后率领而成为中国音乐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学术重镇之一。

除了在上音教书育人之外,谭先生还积极投身于社会音乐活动。曾应邀到全国各地讲学,举办西方音乐史、歌剧艺术、音乐理论与流行音乐专题的学术报告,并在上海与外地的许多大专院校举办了千余场音乐鉴赏讲座,深受听众的欢迎,对提

高群众的音乐修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谭先生还在复旦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社会团体兼任教授和指导教师,他在深入研习、教授西方艺术音乐的同时,大力从事群众性音乐普及活动,曾发起建立“上海音乐艺术普及和提高促进会”,创建了中国首个吉他协会——上海吉他协会,并亲任会长。退休后创立了“冰若艺舍”(声乐艺术研究室),直至耄耋之年,仍亲自教授专业和业余的声乐学生,并定期举办声乐艺术和古典音乐沙龙。谭冰若先生所提出的在音乐教育和音乐理论的观念中贯彻“三足鼎立”的主张,即“大力弘扬民族音乐,积极普及古典音乐,认真引导通俗音乐”,受到音乐界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他以自己的教学、研究和丰富多彩的社会音乐活动实践着自己的艺术主张。

作为一名音乐学家,谭冰若先生撰写的《伟大的莫扎特的创作生活与影响》《论欧美现代音乐的发展趋向》《柴科夫斯基的折中主义和悲观主义》《必须重视欧美歌剧的舞台实践》《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及其他》《世界流行音乐探析》《对流行音乐的几点看法》等学术论文在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的主要撰稿人。作为一名音乐评论家,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除“十年文革”之外),谭冰若先生一直以他敏锐的学术眼光关注着中国音乐界的艺术思潮和发展走向,对各个历史时期所出现的敏感问题,诸如西方现代派音乐潮流、当代中国音乐创作、流行音乐发展、声乐教学及吉他艺术等都发表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谭先生的真知灼见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鉴于谭冰若先生在音乐研究、教学、评论和各种社会音乐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声望,中国音乐家协会授予他“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文联也相继授予他“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和“上海文联文学艺术奖音乐理论奖”。谭冰若先生还曾担任过上海市第八届和第九届人大代表。

谭冰若先生一生坎坷,历经磨难,但他一直以淡定、低调的人生态度面对一切。谭先生待人真诚、人格高尚,除了对他所教授的专业学生倾注了全部心血和关爱之外,还热情帮助、指导了许许多多的业余音乐爱好者。凡是受过谭先生指导和帮助过的学生,无不对他心存感恩和满怀崇敬之情。

谭先生曾经说过:艺术家应该是“艺神之子”,把幸福、青春和美好的事物撒向人间。艺术家应该不断勤修苦练,提高艺术水平,深入研究世界名作,用高超的技艺,尽可能把这些作品的深刻蕴涵表达出来,与大众共赏。同时,艺术家还要承担起推广和传播的使命,使不知而知之、不爱而爱之。只有让高尚的艺术深入群众,才能真正提高普通大众的艺术情操。做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并非易事,必然要面对许多困难,作出牺牲。优美的音乐里有人类最深刻的感情,而这感情当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类的爱,我希望人间多一些这样的爱。谭先生的这些真诚而朴实的话语,值得我们每一个从事音乐艺术的人铭记和深思。

谭冰若先生虽然走了,但是,他把这份对音乐、对学生最深的爱留了下来。老

师们、同学们、朋友们,让我们祝福这位可爱、可敬的先生和仁师一路走好!我们也将铭记谭先生的嘱托,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谭先生的遗志,继续谭先生的事业,为上音的发展、为上海和中国的音乐艺术的进一步发展而齐心协力、共同奋斗!

原载《音乐艺术》2014年第4期

序 言

杨燕迪

敬爱的谭冰若先生驾鹤远行，整整一年了！

遥想一年前的深秋时节，2014年11月15日，我正在杭州出差。傍晚时分，突然接到时任上音音乐学系系主任韩锺恩教授的一封短信——“刚刚的消息：谭先生走了！”当时，我顿时感到心里一沉，像是内心深处被重锤猛击了一下……就在前几天，我刚刚在徐汇中心医院探望过先生——那是通过重症监护室的摄像屏幕，友人和学生们看到先生听见了大家透过话筒向他表达的祝福和安慰，于是微微地抬起手向大家挥手致意……

谭先生是上音广受爱戴的慈祥仁者和前辈师长。他在学校担任教职时间特别长，学生自然多。而他一直喜爱与社会上的爱乐者与歌者打成一片，学生便更多。说谭先生是“桃李满天下”，似还不足以形容谭先生热爱音乐而且“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与很多“学院派”的音乐人不同，谭先生不仅是音乐学理论和声乐教学两个完全不同的专业行当的“双栖”行家，还长时间横跨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两个在旁人看来几乎“隔缘”的领域，影响面于是就特别宽广。而正因如此，谭先生仙逝后，社会、媒体、友人、学生等等都迅速、自发地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谭先生的追思之情，这确乎反映出谭先生不同于一般学院教授的特别辐射力和影响力。

正值谭先生仙逝一周年之际，我们想到要为谭先生编辑出版一本特别的纪念文集，不仅借此表达众人对先生的思念之情，而且也希望让这种缅怀和追思通过文字的方式固定下来并集合在一起，以传给后来者，尤其是年轻的学子——所谓“学脉”就是这样被传承下来。这其中的很多怀念文章都是出于对谭先生的感念和感怀，是真正由衷的自发之作，因而读来不仅非常亲切，而且十分感人。谭先生是怎样一个人，他身上究竟体现了怎样一种仁者风范和师长风采——这本纪念文集中

的文字可以为我们留下诸多宝贵的“写真”记录。我们特地还编选了一些先生多年来所撰写的代表性研究、批评和普及性文章,让先生的精神通过他自己的文字与友人、后辈怀念他的文字构成某种想象性的对话与交流。虽然催生这些文字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已经逐渐离我们远去,但谭先生在当时的所思所想以及他的态度、见解和认识却并未过时。如此一册在手,先生的音容笑貌和他的思想学识也就似乎会在某个想象的时空中重新复活,并将一直持续驻留在我们所有后人的心间……我们特别要感谢谭先生儿子谭新雨和孙子谭天尺为本书的编辑提供了支持和帮助,同时我们也要感谢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师生——尤其是李小诺、周凌霄、万诗慧等,以及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仁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的费心和付出。

谭先生,虽然您已远行,但我们觉得,您似乎并没有离开,而是和我们很近,很近……

杨燕迪

2015年10月28日

目 录

一、谭冰若先生文论辑录

- 创作反映我们时代精神的抒情歌曲 谭冰若 / 3
- 评王云阶的《抗日战争交响曲》 谭冰若 / 9
- 学习星海独唱歌曲的创作经验 谭冰若 常受宗 / 28
- 交响大合唱《英雄的诗篇》初探 谭冰若 / 37
- 《柴科夫斯基》广播音乐故事 谭冰若 曹 雷 / 42
- 柴科夫斯基的“折中主义”和“悲观主义” 谭冰若 卫 立 / 54
- 对流行音乐的几点看法 谭冰若 / 61
- 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及其他 谭冰若 / 65
- T 教授的音乐幻想旅游——伦敦音乐生活散记 谭冰若 / 70
- 勇于实践 敢于创新——第十届“上海之春”创作述评 谭冰若 / 78
- 爱琴海一珍珠——法国保罗·莫里哀的大乐队 谭冰若 / 83
- 抗议、思索与创造——美国流行歌手鲍勃·迪伦 谭冰若 / 87
- 我们同属一个世界——漫谈通俗音乐 谭冰若 / 91
- 塞戈维亚的三个目标 谭冰若 / 96
- 名古屋'89 亚洲音乐节随笔 谭冰若 / 100
- 非役于己 乃役于人 谭冰若 / 104

莫扎特《安魂曲》评介 谭冰若 / 106

随想录(两篇) 谭冰若 / 112

二、纪念与缅怀

几点商榷——评谭冰若同志《对流行音乐的几点看法》 杨民望 / 123

谭冰若,我有幸踩过他的脚印 曹 雷 / 126

跨界游走的高手——为谭冰若先生画像 钱亦平 / 129

难忘和幸运的忘年之交——谭老师和我 顾蓓蓓 / 132

古典音乐的守望者——我心目中的谭冰若教授 郑菁深 / 136

思念形同涓涓流水——回忆恩师谭冰若先生 方之文 / 138

乘着音乐的翅膀 徐敏子 朱光明 / 144

方兴未艾的吉他热——谭冰若副教授一席谈 尧 平 / 155

九次见面久久难忘——追思亲爱的谭冰若先生 彭永启 / 159

他终身以音乐为伴 万建平 / 163

地老天荒千古冰只因为出格似玉壶 曲直是非澹泊志才知晓本类若香檀
——为谭冰若先生送行 韩锺恩 / 165

肠断何必更残阳——追忆我的恩师谭冰若先生 田可文 / 168

我的心里话——纪念谭冰若先生逝世一周年 田奉洁 / 174

怀念谭冰若先生 孙国忠 / 179

谭冰若教授对吉他音乐的支持 闵元褪 / 184

积“大爱”之跬步 及千里之遥程——再访谭冰若先生

常 林 张丹妮 / 186

我的父亲谭冰若 谭新雨 / 191

大爱与毕生的音乐奉献——追忆恩师谭冰若先生 赵维平 / 193

有先生的年代 陶 辛 / 197

受业谭师记——追忆恩师谭冰若先生 杨燕迪 / 199

我有幸感受“艺神之子”与音乐的“意会” 李小诺 / 203

此情可待成追忆——我的谭师缘 周海敏 / 206

永不休止的音符 周 晔 / 209

追忆敬爱的谭冰若先生 肖云涛 / 211

我是你的声音——致我们的老师谭冰若 刘 亮 / 214

现代都市的“艺神之子”——“谭冰若声乐艺术沙龙”实录与感言

周华生 / 217

一、

谭冰若先生 文论辑录

创作反映我们时代精神的抒情歌曲

谭冰若

自从电影歌曲《九九艳阳天》流行以来,在全国各地曾引起了不少的争论。

既然这首歌在群众音乐生活中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引发了这么多的争论,我们是应该重视的。并且它已在广大的群众生活中流行,就不能仅看作是电影中的音乐,而应看为独立的群众性的抒情歌曲。因此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歌曲的问题而是有关整个音乐创作的方向、有关群众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教育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会引起我们一系列的疑问。为什么《九九艳阳天》会这样流行?是由于电影的传播?还是本身的质量高?它是一首好歌?值得这样大力宣传和推广?为了开展今后的群众歌咏活动,丰富群众音乐生活和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的音乐文化教育,从这首歌曲中应该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拿来研究的。

为什么会这样流行?我认为有下列的原因。

第一,歌曲本身是有不少优点的。它有舒畅的曲调线和适于人声的乐句和音域。有民族风的通俗上口的旋律,但它又是结构简单而富有变化的。全曲只有 24 小节,群众在看完一场电影后差不多就可以背下来。

第二,电影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方面电影原来就有最大的宣传面,另一方面电影本身的音乐手法帮助了群众对歌曲的感受。这首主题歌自始至终贯串在电影的各个部分里,随着电影故事的发展,歌曲逐节逐节呈现。这是电影音乐有趣的尝试,音乐很节省但很有效果。因为电影除了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以外还附带起了向观众教歌的有趣作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我们群众音乐生活中所比较缺少的抒情歌曲(有些人认为是缺少爱情歌曲,这不是很恰当)。近来我们的群众歌曲中很缺少动

人的抒情歌曲。一般说来,歌咏活动的对象最主要、最积极的是青年,青年们除了要唱一些“生产大跃进”“社会主义好”等英雄性的进行曲以外,也需要一些抒情的,日常生活的以及有关爱情的歌曲。这是一种正常而合理现象,也正因为如此,在我们比较缺乏抒情歌曲这样的客观情况下,再加上歌曲本身的优点和电影的推广作用,这首歌曲的流行是可想见的。

前两点主要是创作的技术和电影宣传的问题,这些方面争论可能不会太多,而关于抒情歌曲的问题,却是有着很多争论的,因为这牵涉创作的思想内容,歌曲的本质和风格的问题,可不可以写抒情歌曲、如何写等等问题。为此,我想先谈谈对抒情歌曲的看法。

为什么会缺少深刻感人的抒情歌曲?可能是有些人对抒情歌曲还抱着怀疑态度,主要是顾虑到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高潮中的抒情歌曲是否会起了反作用,因而不敢创作。也有些人是希望写抒情歌曲的,但是他们对抒情歌曲的概念还是模糊的,因此常常从小资产阶级感情出发去写作,这难怪当别人一提出批评时,他们就不敢再写抒情歌曲了。但事实上在协助“音乐生活中的主流”下,抒情歌曲是群众所不可缺少的,在这方面的创作中显得保守的原因是由于有些人没有正确地了解抒情歌曲。

我们新社会的公民是否需要抒情?毫无疑问是需要的。一位同志说得对,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青年们不但有坚强的意志,也有丰富的感情。我们除了需要更多英雄性的歌曲外,也需要抒情歌曲,用它来表达我们内心的、丰富的精神世界;表达我们对新社会乐观且美好的理想;对祖国、领袖、家乡、同志深切的怀念与热爱,也要表达自己的真挚崇高的爱情。的确,人民的这部分的现实生活也应该通过歌曲而反映出来。对抒情歌曲不应该摒弃而应该加以肯定。

但是,抒情歌曲随着社会情况的改变也相应地起了变化。新的抒情歌曲的创作是和旧时代的创作完全不同的,它不论是广泛的抒情也好,个人的爱情也好,都应该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内容,社会主义时代的抒情歌曲和旧时代的抒情歌曲要严格地区分开来。

新的抒情歌曲不是逃避现实的、华而不实的;不是浮浅的、个人的、狭隘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而是要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的抒情歌曲应该看作是另一种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服务的音乐体裁。它对我们的生产建设不但没有矛盾;而且还起着促进作用。

新的抒情歌曲的概念不应局限为个人的、爱情的,而应该扩展为集体的、对整个社会的。

在和旧的抒情歌曲区分开来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去继承一些进步的抒情歌曲的传统——主要的就是五四以来的革命的传统。

五四以来的音乐的传统中有不少优秀的抒情歌曲的创作,作为传统看,最主要

的一点是把抒情歌曲的内容显著地扩大了。早在抗日战争前就有不少进步的作曲家和歌词作家理解到抒情歌曲的崇高的社会意义,他们运用了这种体裁反映了具有社会性的现实意义的内容,他们的抒情歌曲不是个人的抒情而是把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抒情结合在一起。这些歌曲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抒情的但又是社会的、战斗的。这些歌曲在当时很流行,受群众的欢迎程度并不亚于今日的《九九艳阳天》。

人们还可以回忆起那深深打动人心的《渔光曲》,它是那么深刻地唤起了人的同情心;又那么有力地为苦难的劳动人民提出申诉。歌词是真实朴素而动人的:

“……潮水升,浪花涌,渔船儿飘荡各西东。轻撒网,紧拉绳,烟雾里辛苦等鱼踪!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爷爷留下的破渔网,小心再靠它过一冬。

“……天已明,力已尽,眼望着渔村路万重。腰已酸,手也肿,捕得了鱼儿腹内空!鱼儿捕得不满筐,又是东方太阳红……”

当时曾同样流行的《迷途的羔羊》也通过了像“月光光,照高房,高房欢笑如癫狂,苦儿流落在地方”这样的词句,结合了抒情的音调,诉说了人民的饥荒、灾害的悲痛生活以及社会的不平等。星海同志的《夜半歌声》的主题歌从悠长哀怨的音调逐渐发展为激昂的质问,也是通过一种抒情性去反抗封建主义的。

在抗日战争前和抗日战争期间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和星海同志的《黄水谣》起了很大的作用,1937—1938年间可以在广东很偏僻的县城的中学听到学生们用那深切的感情去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像这些歌曲是通过抒情而反映了人民的共同灾难的。伍雍谊同志举出的《日落西山》《丈夫去当兵》则是把个人的爱和爱国主义的崇高感情结合在一起。

尽管以上这些抒情歌曲有些有着它的时代局限性或阶级局限性,但它们都带有五四以来进步的抒情歌曲的特征——把抒情歌曲作为表达群众性、社会性内容的体裁,这个体裁不仅仅是个人感情的抒发,而是把个人和社会意识结合,起着积极的社会作用。

解放以来对这部分优秀的传统还没有作过充分细致的研究,使抒情歌曲的领域得以扩大。虽然如此,有些作家还是写了符合我们新社会要求的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就是很好的例子。它是这么深切、热情而又富有诗意地歌唱了我们的祖国、家乡、毛主席和共产党。《歌唱二郎山》虽然是一首英雄性内容的歌曲,但也属于抒情歌曲范畴的。它所歌唱的不是个人的爱情,而是我们解放军的丰功伟绩。这两首歌曲有着深刻的抒情性和强烈的感染力,是一种新的抒情方式,把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有机地融合在一块。此外,这两首歌曲都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它们的音调都是吸取了民间曲调的因素,并且是民间音乐中积极健康的因素。多年来,这两首抒情歌曲受到群众无比的热爱。

在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中也有不少的例子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